



翠峦春晓万寿山(国画) 145×360厘米 2024年 庄小雷、郭宝君、牛朝、买鸿钧、徐卫国、乐祥海、范琛、刘旭、陈倩合作

丹青传文脉 笔墨颂京华

——北京画院描绘“三山五园”古意新风

三山五园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瑰宝,是北京标志性的文化名片。它不只是园林古建与山水风光,更是千年古都自然灵秀、人文积淀、时代变迁的集中载体,兼容皇家气度、山林意趣与市井文脉,为当代中国画主题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审美范本与题材资源。

为讲好京华文脉故事,北京画院组织9位骨干艺术家扎根京西实地采风,遍历玉泉山、万寿山、香山、颐和园等核心胜迹,四时观察、沉浸式体悟,摒弃机械写生与闭门仿古,以笔墨扎根土地、以匠人传承文脉,最终形成“京西揽胜——‘三山五园’主题创作展”的完整创作体系,即“集体巨作立格局、个人单品显特色”。

本次展览共有3幅重磅集体合作作品,气韵贯通、各有侧重、互补成趣。《春风和煦玉泉山》温婉空灵,尽绘玉泉山的泉石灵秀;《翠峦春晓万寿山》恢弘庄重,彰显皇家园林的大气格局;《秋色金华映香山》层林尽染、秋意盎然,补齐了三山五园的秋日山水意象。3幅作品春秋呼应、气韵相连,完整勾勒出京西山水的四时风貌。创作全程秉持“统一立意、统一气韵、各展所长、融合共生”的原则,9位艺术家风格互补、默契相融,成功破解多人合绘易割裂、难统一的难题,实现了合众为一的艺术效果。每位创作者立足自身笔墨所长,选取不同景致、时节与意境创作,作品各具匠心、各有风骨。

庄小雷统筹把控3幅集体大作的整体格局与雄浑气韵,构图开合有度、虚实相生,奠定了整套作品沉稳厚重的基调。其个人作品《香山见心斋》极具创新性,打破传统国画范式,融合水彩通透质感与中式写意笔墨,强化光影与空气层次,弱化厚重墨色,精准还原见心斋清幽静谧的园林意境,实现中西笔墨相融、古今意境共生,为传统园林题材创作注入新意。

郭宝君主打温润空灵的意境表达,在集体创作中以淡墨清色烘托春



香山见心斋(国画) 40×50厘米 2024年 庄小雷

日诗意氛围。其个人作品《听雨——颐和园十七孔桥》是本次展览的烟雨意境佳作,运用积墨、没骨技法,不刻意勾勒桥体轮廓,以水墨层层晕染、虚实相生,细腻呈现雨天颐和园水汽氤氲、朦胧悠远的独特景致,以极简笔墨营造出丰富空灵的烟雨氛围。

牛朝深耕传统法度,是本次古建、山石刻画的核心理念。其个人作品《西山晴雪》以浙江笔法为根基,构图清逸、笔法工整,以极简线条和干净墨色勾勒西山雪景的辽阔清明,摒弃繁复堆砌,兼具传统山水的严谨法度与雪景山水的空灵诗意,精准诠释“西山晴雪”的经典古意。

买鸿钧以书法入画、笔墨立骨,线条遒劲、气韵饱满。作品色墨华滋、层次丰富,熟练运用积墨、破墨技法,虚实叠加、苍润天成,既凸显西山山水的雄健苍茫,又兼顾园林草木的鲜活生机,让画面兼具厚重笔墨质感与自然灵气。

徐卫国擅长把控大场景山水格

局,构图严谨、开合有度。其《翠湖湿地印象》尽显大景创作功底,画面布局规整、节奏舒缓,以写意笔法呈现湿地开阔水景与自然野趣,既有山水大格局的恢弘气度,又有生态景致的灵动悠然。

乐祥海深耕黄宾虹笔墨体系,深得“浑厚华滋”精髓。其《玉泉山旧影》不刻意追求明艳视觉,以色墨层层晕染,墨色变幻丰富、苍茫润泽,古朴气韵十足,还还原玉泉山的千年文脉底蕴,又赋予山水悠远的文人意境。

范琛兼具传统功底与当代审美视野。其《文昌霞光·颐和园文昌阁》视角新颖,打破传统园林山水冷调水墨的固有范式,以晚霞暖色调为基底,冷暖交融、光影生动,在严守古建笔墨法度的基础上,为古典园林注入温暖灵动的现代意韵。

刘旭专精重彩青绿山水,精工细腻、格调雅致。其作品融合皇家园林的富丽精工与文人山水的清雅气韵,设色饱满高级、线条规整流畅,艳而

吕晓

不俗、富丽不躁,契合三山五园内敛端庄的皇家气质。

陈倩是本次创作中唯一的女性艺术家,其笔墨清新灵动、细腻温润。其《万寿山》以极致细节刻画见长,精准还原佛香阁建筑群的层级结构与肌理风貌,在呈现皇家建筑恢弘規制的同时,以柔和笔墨弱化硬质棱角,让庄严古建兼具磅礴气势与温润美感。

整体来看,本次展览集体大作立文脉、显气象,个人单品有特色、有深度,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主题创作体系。结合本次创作实践,可以总结出三条当代京华山水创作的核心经验。

第一,守古法,更要活笔墨。三山五园园林规划、山水格局有据可依,创作必须坚守传统笔墨法度与东方美学内核。但守正绝非守旧,各位艺术家各取所长、活用古法:郭宝君的烟雨没骨、乐祥海的宾虹笔墨、牛朝的浙江画意,都是以传统为根基、以个性为表达,跳出程式化桎梏,做到古法为我所用。

第二,画风景,更要画意境、画时代。本次创作彻底摒弃机械写生与照片复刻,不局限于描摹山水建筑外形。无论是庄小雷的中西融合、范琛的光影新色,还是刘旭的青绿新意,都立足当代审美,捕捉四时晨昏、阴晴冷暖的独特意境,画出新时代京西的生态之美、人文之美。

第三,统气韵,更要扬个性。多人集体创作最难平衡整体与个体,本次实践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:3幅合作作品立意统一、气韵贯通,风格浑然一体;9位艺术家的个人作品各展所长、风格鲜明。充分证明主题性美术创作,既能服务整体文脉主题,又能彰显个体艺术语言,为同类集体创作提供了成熟参考范式。

立足北京画院“画家画北京”的创作初心,艺术家将持续深耕首都本土文脉,不断探索传统国画的当代转化路径。坚持守正创新,持续以丹青传文脉、以笔墨颂京华,擦亮北京文化名片。

包在粽子里的情绪价值

张婷



《午瑞图》轴(国画)清 郎世宁 故宫博物院藏

端午将至。在一场端午大集上,百余盒“状元粽”上架即售罄。粽谐音“中”,人们争相抢购的不仅是一口软糯,更是那份美好祝愿。一枚小小的粽子,从节令吃食变成了寄托期许的信物。

古人也懂得这份心思。他们的祈愿,同样包在粽子里,画在绢帛上。午瑞图,专为表现端午节的祥瑞而作的绘画,在明清尤为兴盛。雍正年间,供职清宫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绘制了《午瑞图》轴。这位深得皇帝喜爱的西洋画师,将欧洲油画的技法带入了中国宫廷。

画面中央是一只青瓷瓶,挺拔温润。瓶中插着蒲草、石榴花和蜀葵花,生机盎然。旁边的托盘里盛着鲜嫩欲滴的李子和樱桃,几只粽子随意散落一旁。整个构图呈稳定的正三角形,给人安静踏实的视觉感受。

最妙的是瓷瓶肩部那道温润透亮的高光。这种光影处理手法在欧洲绘画中常见,但传统中国画里几乎没有。郎世宁用透视、明暗等西画技法,让花果和瓷器呈现出逼真的立体感。

此画堪称“静物大片”,笔法细腻,且透着一股沉静的庄重。那几只散落的粽子则不声不响地将端午的氛围感拉满。

乾隆时期,宫廷画家徐扬绘有一套《端阳故事图》册,把端午节重要的民俗活动一件件记录下来,是古人真实的端午生活写照。其中一开名为《裹角黍》,画的是一家人包粽子的温暖场景。

画面里是一户殷实人家的后院,庭院清幽、绿树掩映,井台、厨具一应俱全。

大人洗粽叶、裹角黍……动作娴熟有序。极为动人的是3个孩子的参与,其中最小的那个脚下垫着一张小凳子,张开手臂、探着身子,看样子也想出一份力。

粽叶翠绿,清香袅袅,一家老小围坐忙碌,其乐融融。徐扬的笔法工整灵动,线条道劲流畅,色彩明丽而不俗气。他在画旁题道:“以菰叶裹粘米为角黍,取阴阳包裹之义,以赞时也。”

画中所称的角黍,便是如今的粽子。因形状有棱有角、内裹黍米而得名。最初用于祭祀,至晋代已成为端午和夏至的节令美食。及至南朝,吴均在《续齐谐记》中将食粽与纪念屈原相联系,从此,每一枚粽子都承载了更深厚的文化意蕴。

有意思的是,明清时期,粽子又被添了一重吉祥寓意。相传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考前要吃一种细长如毛笔的粽子,名曰“笔粽”,谐音“必中”。这与今天人们抢购“状元粽”、孩子们以头顶粽祈愿“高中”,如出一辙。

岁岁端阳,粽香未改。古人裹粽祈平安、盼登科,今人借粽寄情、为逐梦之人加油,一脉相承的,是那份质朴的美好祝愿。

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,各地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让文物走向大众,服务人民。古画里的人间烟火与吉祥意趣,也鲜活地融入了当下生活。



马(国画) 43.5×31厘米 1962年 李斛 中国美术馆藏

中国美术馆 骏驰云章

李斛(1919—1975),号柏风,四川大竹人,20世纪中国绘画现代转型时期的画家、美术教育家,师从徐悲鸿、傅抱石等名家。他深耕素描与水墨,擅长将西画造型、光影技法与传统水墨、色彩相融,形成既写实严谨又兼备写意趣味的画风,同时突破师门程式,在中国画创作道路上独树一帜。创作于1962年的《马》现藏于中国美术馆,是其鞍马题材的经典作品,展现出他融汇中西的艺术风格,是近代水墨鞍马题材的佳作。

这幅作品描绘了单匹骏马,画面构图简洁凝练,画面无繁杂背景,把视觉的中心集中于骏马本身。画中的骏马身姿挺拔,骨骼健硕,四蹄稳健驻足,头部微侧,嘴部微张,营造了既体魄强健又温顺的气质。骏马比例精准客观,躯干饱满结实、四肢劲健有力,突破了传统鞍马画的程式化描绘,使得作者扎实的写实功底跃然纸上。

在笔墨语言上,李斛以顿挫用笔的方式勾勒马匹的轮廓,线条虚实浓淡相生,把马匹的骨骼与肌肉起伏精准地勾勒出来;同时,彰显出西画中强烈的光感表现力,采用淡墨层层皴擦晕染,区分马匹的阴阳向背,骏马则因此极具敦厚的体积感。他在描绘鬃毛、马尾时,运用干湿浓淡变化丰富的墨色,以淡墨打底,以浓墨点染鬃毛和尾鬃,采用灵动的笔触,把皮毛部分刻画得蓬松柔软。在设色上,作品色彩质朴,虽对比鲜明,但沉稳和谐,水墨肌理交融,呈现朴拙厚重之感。

《马》打破了传统鞍马画拘泥于前人的创作模式,把传统写意、工笔造型和西画技法完美结合,工写兼备。画面中大面积留白,表现出中国画虚实相生的美学理念,采用空寂的背景反衬马匹的骏朗,打造出空灵悠远的意境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马象征着昂扬奋进、激情活力,李斛笔下的马并未刻意地表达疾驰奔跑活力感,而是以四蹄稳立的沉着形象,向观者传递着骏马的坚毅与笃定的精神内涵。

这件作品是李斛师法自然、深入生活的成果,也是他在继承徐悲鸿以素描为造型理念的基础上,创造性地探索中西融合画法的缩影。《马》不仅延续了中国鞍马画的人文精神,又以全新的艺术语言赋予该题材新的时代气息,彰显出20世纪中国画不断革新的艺术追求。

(袁洋/文)



《端阳故事图》册之裹角黍(国画)清 徐扬 故宫博物院藏